

大师解读中华文化经典丛书

胡适 鲁迅等解读 《三国志演义》

唐风冬梅 编



辽海出版社

770

L207-413
T24

大师解读

中华文化经典丛书

鲁 胡

迅 适

等
解
读

《
三
国
志
演
义
》

唐
风
冬
梅
编



A1054365

辽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、鲁迅等解读《三国志演义》/唐风,冬梅编. —沈阳:辽海出版社,2002.6

(大师解读中华文化经典丛书)

ISBN 7-80669-350-5/I·24

I. 胡... II. ①唐... ②冬... III. 《三国演义》研究 IV. I207.4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7665 号

辽海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丹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150 千字 印张:6% 插页:1

印数:1-4000 册

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刘冬梅 费宏伟 责任校对:刘 涛

封面设计:马寄萍 版式设计:马寄萍

定价:10.00 元

· 目 录 ·

胡 适

《三国志演义》序/1

鲁 迅

一、《中国小说的历史
的变迁》(节选)/8

二、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节选)/10

毛宗岗(清)

一、读《三国志》法/15

二、《三国志演义》回评/30

《三国志演义》序^{*}

三国的故事向来是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想象力与兴趣的。这也是很自然的。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：(1)春秋到战国，(2)楚汉之争，(3)三国，(4)南北朝，(5)隋唐之际，(6)五代、十国，(7)宋、金分立的时期。这七个时代之中，南北朝与南宋都是不同的民族分立的时期，心理上总有一点“华夷”的观念，大家对于“北朝”的史事都不大注意，故南北朝不成演义的小说，而南宋时也只配做那偏于“攘夷”的小说(如《说岳》)。其余五个分立的时期都是演义小说的好题目。分立的时期，人才容易见长，勇将与军师更容易见长，可以不用添枝添叶，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。所以《东周列国志》《七国志》《楚汉春秋》《三国志》《隋唐演义》《五代史平话》《残唐五代》等书的风行，远胜于《两汉演义》《两晋演义》等书。但这五个分立时期之中，春秋、战国的时代太古了，材料太少；况且头绪太纷繁，不容易做得满意。楚、汉与隋、唐又太短了，若不靠想象力来添材料，也不能做成热闹的故事。五代、十国头绪也太繁，况且人才并不高明，故关于这个时代的小说都不能做好，只有三国时代，魏、蜀、吴的人才都可算是势均力敌的，陈寿、裴松之保存的材料也

^{*}本文作于1922年5月16日，收入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初版《胡适文存》二集卷4；又收入实业印书馆1942年出版《中国章回小说考证》。

很不少；况且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时，引了许多杂书的材料，很有小说的趣味。因此，这个时代遂成了演义家的绝好题目了。

《三国志演义》不是一个人做的，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。唐朝已有说三国故事的了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说：“予太和末，因弟生日观剧，有市人小说，呼扁鹊作褊鹊字，上声。”又李商隐《骄儿》诗云：“或谑张飞胡，或笑邓艾吃。”这都可证晚唐已有说三国的。宋朝“说话”的风气更发达了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说北宋晚年的“说话”，共有许多科，内中“说三分”是一种独立科目，不属于“讲史”一科，竟成了一种专科了。苏轼《志林》说：

涂巷中小儿薄劣，其家所厌苦，辄与钱，令聚坐听说古话。至说三国事，闻刘玄德败，辄蹙眉，有出涕者；闻曹操败，即喜，唱快。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，百世不斩。

宋、金分立的时代，南方的平话，北方的院本，都有这一类的历史故事。现在可考见的，只有金院本中的《襄阳会》。到了元朝，我们的材料便多了。《录鬼簿》与《涵虚子》记的杂剧名目中，至少有下列各种是演三国故事的：王晔的《卧龙岗》；朱凯的《黄鹤楼》；王实甫的《陆绩怀橘》《曹子建七步成章》；关汉卿的《管宁割席》《单刀会》；尚仲贤的《诸葛论功》（《录鬼簿》作《武成庙诸葛论功》，不知是否三国故事）；高文秀的《周瑜谒鲁肃》《刘先主襄阳会》；郑德辉的《王粲登楼》《三战吕布》（二本）；武汉臣的《三战吕布》（二本，按《录鬼簿》，武作的是一部分，余为郑作）；王仲文的《诸葛祭风》《五丈原》；于伯渊的《斩吕布》；石君宝的《哭周瑜》；赵文宝的《烧樊城糜竺收资》；无名氏《连环计》《博望烧屯》《隔江斗智》。这十九种之中，现在只有《单刀会》《博望烧屯》（日本京

都文科大学影刻的《元人杂剧》三十种之二)《连环计》《隔江斗智》《王粲登楼》(臧刻《元曲选》百种之一),五种存在。明朝宗室周宪王的《杂剧十段锦》之中,有《关云长义勇辞金》一种,现在也有传本(董康刻的)。

我们研究这几种现存的杂剧,可以推知宋至明初的三国故事大概与现行的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故事相差不远。内中只有《王粲登楼》一本是捏造出来的情节;如说蔡邕做丞相,曹子建和他同朝为学士,王粲上万言策,得封天下兵马大元帅:都是极浅薄的捏造。其余的几本,虽有小节的不同,但大体上都与《三国演义》相差不多。我们从这些杂剧的名目和现存本上,可以推知元朝的三国故事至少有下列各部分:

(1) 吕布故事:《虎牢关三战吕布》《连环计》《斩吕布》。

(2) 诸葛亮故事:《卧龙岗》《博望烧屯》《烧樊城》《襄阳会》《祭风》《隔江斗智》《哭周瑜》《五丈原》。

(3) 周瑜故事:《谒鲁肃》《隔江斗智》《哭周瑜》。

(4) 刘、关、张故事:《三战吕布》《斩吕布》及以上诸剧。

(5) 关羽故事:《义勇辞金》《单刀会》。

(6) 曹植、管宁等小故事。

最可注意的是曹操在宋朝已成了一个被人痛恨的人物(见上引苏轼的话),诸葛亮在元朝已成了一个足计多谋的军师,而关羽已成了一个神人(《义勇辞金》里称他为“关大王”;《单刀会》是元初的戏,题目已称“关大王单刀会”了)。

散文的《三国演义》自然是从宋以来“说三分”的“话本”变化演进出来的。宋时已有很好的短篇小说,如新发现的《京本通俗小说》(在《烟画东堂小品》中),便是很明白的例子。但宋时有无这样长篇的历史话本,还不可知。旧说都以为《三国演义》是元末明初一个杭州人罗贯中做的。罗贯中,或说是名贯,字本中(《七修类稿》);或说是名本,字贯中

(《续文献通考》)。《水浒传》《三国志》《隋唐演义》《平妖传》等书,相传都是他做的。大概他是当时的一个演义家,曾做了一些演义体的小说。明初的《三国演义》也许真是他做的。但那个本子和现行的《三国演义》不同。当明万历年间,《水浒传》的改本已风行了,但《三国演义》还是很浅劣的。胡应麟在《庄岳委谈》里说《三国演义》“绝浅陋可嗤”,又说此书与《水浒》“二书浅深工拙,若霄壤之悬”。可见此书在明朝并不曾受文人的看重。

明朝末年有一个“李卓吾评本”的《三国演义》出现。此本现在也不易得了;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铃木豹轩教授藏的一部《英雄谱》,上栏是百十回本的《忠义水浒传》,下栏是这个本子的《三国演义》。我们不知道这个本子和那明初传下来的本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,但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本子仍旧是很幼稚的。后来清朝初年,有一个毛宗岗(序始),把这个本子大加删改,加上批评,就成了现在通行的《三国志演义》。毛宗岗假托一种“古本”,但我们称他做“毛本”。毛宗岗把明末的本子叫做“俗本”,但我们要称他做“明本”。

毛本有“凡例”十条,说明他删改明本之处。最重要的有几点:

(1)文字上的修正:“俗本(即明本,下同)之乎者也等字,大半齟齬不通;又词语冗长,每多重复处。今悉依古本改正。”

(2)增入的故事:“如关公秉烛达旦,管宁割席分坐,曹操分香卖履,于禁陵阙见画,以至武侯夫人之才,康成侍儿之慧,邓艾凤兮之对,钟会不汗之答,杜预《左传》之癖:今悉依古本存之。”

(3)增入的文章:“如孔融荐祢衡表,陈琳讨曹操檄,……今悉依古本增入。”

(4)削去的故事：“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，诸葛亮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，之类……今皆削去。”

(5)削去的诗词：“俗本每至‘后人’有诗叹曰’，便处处是周静轩先生，而其诗又甚俚鄙可笑。今此编悉取唐、宋名人作以实之。”“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，如钟繇、王朗颂铜雀台，蔡瑁题诗馆驿屋壁，皆伪作七言律体。……今悉依古本削去。”

(6)辨正的故事：“俗本纪事多讹。如昭烈闻雷失箸，及马腾入京遇害，关公封汉寿亭侯，之类，皆与古本不合。又曹后骂曹丕，而俗本反书其党恶；孙夫人投江而死，而俗本但纪其归吴。今悉依古本辨定。”

我们看了这些改动之处，便可以推想明本《三国演义》的大概情形了。我们再总说一句：《三国演义》不是一个人做的，乃是自宋至清初五百多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。

这部书现行本(毛本)虽是最后的修正本，却仍旧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，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。为什么呢？这也有几个原因：

第一，《三国演义》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，而想象力太少，创造力太薄弱。此书中最精彩、最有趣味的部分在于赤壁之战的前后，从诸葛亮舌战群儒起到三气周瑜为止。三国的人才都会聚在这一块，“三分”的局面也定于这一个短时期，所以演义家尽力使用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，打破历史事实的束缚，故能把这个时期写得很热闹。我们看元人的《隔江斗智》与此书中三气周瑜的不同，便可推想演义家运用想象力的自由。因为想象力不受历史的拘束，所以这一大段能见精彩。但全书大部分都是严守传说的历史，至多不过能在穿插琐事上表现一点小聪明，不敢尽量想象创造，所以只能成一部通俗历史，而没有文学的价值。《水浒传》全是想象，故能出奇出色；《三国

演义》大部分是演述与穿插，故无法出奇出色。

第二，《三国演义》的作用，修改者、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，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，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。他们极力描写诸葛亮，但他们理想中只晓得“足计多谋”是诸葛亮的大本领，所以诸葛亮竟成一个祭风祭星、神机妙算的道士。他们又想写刘备的仁义，然而他们只能写一个庸懦无能的刘备。他们又想写一个神武的关羽，然而关羽竟成了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。这固是时代的关系（参看《胡适文存》卷一，页五二至五三），但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究竟难逃“平凡”的批评。毛宗岗的“凡例”里说：

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评阅，……其评中多有唐突昭烈，漫骂武侯之语，今俱削去。

这种见地便是“平凡”的铁证。至于文学的技术，更“平凡”了。我们试看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一大段，在作者的心里，这一段总算是极力抬高诸葛亮了；但我们读了，只觉得平凡浅薄，令人欲呕。后来写“三气周瑜”一大段，固然比元人的《隔江斗智》高得多了，但仍是很浅薄的描写，把一个风流儒雅的周郎写成了一个妒忌阴险的小人，并且把诸葛亮也写成了一个奸刁险诈的小人。这些例子都是从《三国演义》的最精彩的部分里挑出来的，尚且是这样，其余的部分更不消说了。文学的技术最重剪裁。会剪裁的，只消极力描写一两件事，便能有声有色。《三国演义》最不会剪裁；他的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，破烂铜铁，不肯遗漏一点。因为不肯剪裁，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。话虽如此，然而《三国演义》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。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，没有一部书比得上他的魔力。五百年来，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，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，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。他们不求高超的见解，

也不求文学的技能；他们只求一部趣味浓厚、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。“四书”“五经”不能满足这个要求，廿四史与《通鉴》《纲鉴》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，《古文观止》与《古文辞类纂》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。但是《三国演义》恰能供给这个要求。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要求，我们都曾尝过他的魔力，我们都曾受过他的恩惠。我们都应该对他表示相当的敬意与感谢！

（注）作此序时，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《小说史讲义》稿本，不及一一注出，特记于此。

1922. 5. 16, 在北京

据《胡适文存》二集卷4

一、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(节选)

第四讲 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……

罗贯中名本，钱塘人，大约生活在元末明初。他做的小说很多，可惜现在只剩了四种。而此四种又多经后人乱改，已非本来面目了。——因为中国人向来以小说为无足轻重，不似经书，所以多喜欢随便改动它——至于贯中生平之事迹，我们现在也无从而知；有的说他因为做了水浒，他的子孙三代都是哑巴，那可也是一种谣言。贯中的四种小说，就是：一、《三国演义》；二、《水浒传》；三、《隋唐志传》；四、《北宋三遂平妖传》。《北宋三遂平妖传》，是记贝州王则借妖术作乱的事情，平他的有三个人，其名字皆有一“遂”字，所以称“三遂平妖”。《隋唐志传》，是叙自隋禅位，以至唐明皇的事情。——这两种书的构造和文章都不甚好，在社会上也不盛行；最盛行，而且最有势力的，是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。

一、《三国演义》讲三国的事情的，也并不自罗贯中起始，宋时里巷中说古话者，有“说三分”，就讲的是三国故事。苏东坡也说：“王彭尝云：‘途巷中小儿，……坐听说古话，至说三国事，闻刘玄德败，频蹙眉，有出涕者；闻曹操败，即喜唱快。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，百世不斩。’”可见在罗贯中以前，就有《三国演义》这一类的书了。因为三国的事情

情，不像五代那样纷乱，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，恰是不简不繁，适于作小说。而且三国的英雄，智术武勇，非常动人，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的材料。再有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，甚为详细，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。至罗贯中之《三国演义》是出于创作还是继承，现在固不敢草草断定；但明嘉靖时本题有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，明罗本编次”之说，则可见是直接以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为蓝本的。但是现在的《三国演义》却已多经后人改易，不是本来面目了。若论其书之优劣，则论者以为其缺点有三：（一）容易招人误会。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，有七分是实的，三分是虚的；惟其实多虚少，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。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，也是学者，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“落凤坡吊庞士元”，这“落凤坡”只有《三国演义》上有，别无根据，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。（二）描写过实。写好的人，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；而写不好的人，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，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，也不能事事全坏。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；而刘备、关羽等，也不能说毫无可议，但是作者并不管它，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，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。（三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——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，不能一致。如他要写曹操的奸，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；要写孔明之智，而结果倒像狡猾。——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，像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，真是有声有色；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，则义勇之气可掬，如见其人。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，如《开辟演义》《东西汉演义》《东西晋演义》《前后唐演义》《南北宋演义》《清史演义》……都没有一种跟得住《三国演义》。所以人都喜欢看它；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。

二、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节选)

宋之说话人，于小说及讲史皆多高手(名见《梦粱录》及《武林旧事》)，而不闻有著作；元代扰攘，文化沦丧，更无论矣。日本内阁文库藏元至治(1321—1323)间新安虞氏刊本全相(犹今所谓绣像全图)平话五种，曰《武王伐纣书》，曰《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》，曰《秦并六国》，曰《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》，曰《三国志》，每集各三卷(《斯文》第八编第六号，盐谷温《关于明的小说“三言”》)，今惟《三国志》有印本(盐谷博士影印本及商务印书馆翻印本)，他四种未能见。其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分为上下二栏，上栏为图，下栏述事，以桃园结义始，孔明病歿终。而开篇亦先叙汉高祖杀戮功臣，玉皇断狱，令韩信转生为曹操，彭越为刘备，英布为孙权，高祖则为献帝，立意与《五代史平话》无异。惟文笔则远不逮，词不达意，粗具梗概而已，如述“赤壁鏖兵”云：

却说武侯过江到夏口，曹操舡上高叫“吾死矣”！众军曰，“皆是蒋干”。众官乱刀铍蒋干为万段。曹操上舡，慌速夺路，走出江口，见四面舡上，皆为火也。见数十只舡，上有黄盖言曰，“斩曹贼，使天下安若太山”！曹相百官，不通水战，众人发箭相射。却说曹操措手不及，四面火起，前又相射。曹操欲走，北有周瑜，南有鲁肃，西有陵统甘宁，东有张昭吴苞，四面言杀。史官曰：“倘非曹公家有五帝之分，孟德不能脱。”曹操得命，西北而走，至江岸，众人撮曹公上马。却说黄昏火发，次日斋时方出，曹操回顾，尚见夏口舡上烟焰

张天，本部军无一万。曹相望西北而走，无五里，江岸有五千军，认得是常山赵云，拦住，众官一齐攻击，曹相撞阵过去。……至晚，到一大林。……曹公寻滑荣路去，行无二十里，见五百校刀手，关将拦住。曹相用美言告云长，“看操亭侯有恩”。关公曰：“军师严令。”曹公撞阵却过。说话间，面生尘雾，使曹公得脱。关公赶数里复回，东行无十五里，见玄德、军师。是走了曹贼，非关公之过也。言使人小着玄德（案此句不可解）。众问为何。武侯曰，“关将仁德之人，往日蒙曹相思，其此而脱矣”。关公闻言，忿然上马，告主公复追之。玄德曰，“吾弟性匪石，宁奈不倦。”军师言，“诸葛赤（亦？）去，万无一失”。……（卷中十八至十九页）

观其简率之处，颇足疑为说话人所使用之话本，由此推演，大加波澜，即可以愉悦听者，然页必有图，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。余四种恐亦此类。

说《三国志》者，在宋已甚盛，盖当时多英雄，武勇智术，瑰伟动人，而事状无楚汉之简，又无春秋列国之繁，故尤宜于讲说。东坡（《志林》六）谓王彭尝云，“途巷中小儿薄劣，其家所厌苦，辄与钱，令聚坐听说古话，至说三国事，闻刘玄德败，频蹙眉，有出涕者，闻曹操败，即喜唱快。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，百世不斩”。在瓦舍，“说三分”为说话之一专科，与“讲《五代史》”并列（《东京梦华录》五）。金元杂剧亦常用三国时事，如《赤壁鏖兵》《诸葛亮秋风五丈原》

《隔江斗智》《连环计》《复夺受禅台》等，而今日搬演为戏文者尤多，则为世之所乐道可知也。其在小说，乃因有罗贯中本而名益显。

贯中，名本，钱塘人（明朗瑛《七修类稿》二十三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二十五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四十一），或云名贯，字贯中（明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一百七十七），或云

越人，生洪武初（周亮工《书影》），盖元明间人（约1330—1400）。所著小说甚多，明时云有数十种（《志余》），今存者《三国志演义》之外，尚有《隋唐志传》《残唐五代史演义》《三遂平妖传》《水浒传》等；亦能词曲，有杂剧《龙虎风云会》（目见《元人杂剧选》）。然今所传诸小说，皆屡经后人增损，真面殆无从复见矣。

罗贯中本《三国志演义》，今得见者以明弘治甲寅（1494）刊本为最古，全书二十四卷，分二百四十回，题曰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，后学罗本贯中编次”。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“祭天地桃园结义”，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“王濬计取石头城”，凡首尾九十七年（184—280）事实，皆排比陈寿《三国志》及裴松之注，间亦仍采平话，又加推演而作之；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，且更盛引“史官”及“后人”诗。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，杂虚辞复易滋混淆，故明谢肇淛（《五杂俎》十五）既以为“太实则近腐”，清章学诚（《丙辰札记》）又病其“七实三虚惑乱观者”也。至于写人，亦颇有失，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，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；惟于关羽，特多好语，义勇之概，时时如见矣。如叙羽之出身丰采及勇力云：

……阶下一人大呼出曰，“小将愿往，斩华雄头献于帐下！众视之：见其人身长九尺五寸，髯长一尺八寸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面如重枣，声似巨钟，立于帐前。绍问何人。公孙瓒曰，“此刘玄德之弟关某也”。绍问见居何职。瓒曰，“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”。帐上袁术大喝曰，“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？量一弓手，安敢乱言。与我乱棒打出！”曹操急止之曰，“公路息怒，此人既出大言，必有广学；试教出马，如其不胜，诛亦未迟”。……关某曰，“如不胜，请斩我头”。操教酾热酒一杯，与关某饮了上马。关某曰，“酒且斟下，某去便来”。出帐提刀，飞身上马。众诸侯听得寨外鼓声大震，喊声

大举。如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。众皆失惊，却欲探听。鸾铃响处，马到中军，云长提华雄之头，掷于地上；其酒尚温。……（第九回《曹操起兵伐董卓》）

又如曹操赤壁之败，孔明知操命不当尽，乃故使羽扼华容道，俾得纵之，而又敌以军法相要，使立军令状而去，此叙孔明止见狡狴，而羽之气概则凜然，与元刊本平话，相去远矣：

……华容道上，三停人马，一停落后，一停填了坑堑，一停跟随曹操过险峻，路稍平安。操回顾，止有三百余骑随后，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。……又行不到数里，操在马上加鞭大笑。众将问丞相笑者何故。操曰，“人皆言诸葛亮周瑜足智多谋，吾笑其无能为也。今此一败，吾自是欺敌之过，若使此处伏一旅之师，吾等皆束手受缚矣”。言未毕，一声炮响，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列，当中关云长提青龙刀，跨赤兔马，截住去路。操军见了，亡魂丧胆，面面相觑，皆不能言。操在人丛中曰，“既到此处，只得决一死战”。众将曰：“人纵然不怕，马力乏矣：战则必死。”程昱曰：“某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强而不凌弱，人有患难，必须救之，仁义播于天下。丞相旧日有恩在彼处，何不亲自告之，必脱此难矣。”操从其说，即时纵马向前，欠身与云长曰：“将军别来无恙？”云长亦欠身答曰，“关某奉军师将令，等候丞相多时”。操曰，“曹操兵败势危，到此无路，望将军以昔日之言为重”。云长答曰，“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，某曾解白马之危以报之。今日奉命，岂敢为私乎？”操曰，“五关斩将之时，还能记否？古之人大丈夫处世，必以信义为重；将军深明《春秋》，岂不知废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”？云长闻之，低首良久不语。当时曹操引这件事，说犹未了，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，又见曹军惶惶，皆欲垂泪，云长思起五关斩将放他之恩，如何不动心，于是把马头勒回，与众军曰，“四散摆开”！这个分明是放曹操